

缥缈虚幻仙侠界，

爱恨嗔痴儿女情。

师父心塞

九鹭非香 / 著
流水画 / 绘

师父心塞

九鹭非香 / 著
流水画 / 绘

羊城晚报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师父心塞 / 九鹭非香著; 流水画绘. — 广州: 羊城晚报出版社, 2016.11

ISBN 978-7-5543-0351-1

I. ①师… II. ①九… ②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03985号

师父心塞

Shifu Xinsai

策划编辑 张灵舒
责任编辑 黄捷生 张灵舒
特约编辑 曹杰 吴凯诗
责任技编 张广生
装帧设计 罗智超
责任校对 杨群
出版发行 羊城晚报出版社

(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309号羊城创意产业园3-13B 邮编: 510665)

发行部电话: (020) 87133824

出版人 吴江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恒美印务(广州)有限公司
规格 889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7 字数140千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43-0351-1 / I · 294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中国广州市黄埔大道中309号 羊城创意产业园 3-07C

电话: (020) 38031051 传真: (020) 38031253 官方网站: <http://www.gztwkadokawa.com/>

广州天闻角川动漫有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

序

师徒的设定一直是我的心头大爱，这种带着一小点禁忌一小点禁欲的朦胧感情过一段时间便会在我心里冒出一个梗，让我少女心怦然而动。

其实师父心塞这篇文早在2014年初的时候就已经写好放在电脑里了，直到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才将《师父心塞》这篇文在晋江文学城发表，知道自己不会只写这一个师徒短篇，于是就打算做个不定期的师徒系列连载。

一转眼，到现在，已有两年。这大概算是我连载时间最长的一篇文章吧。里面的每一个短篇都来源于这两年里偶然间的灵光闪现。因为是上天赏赐的灵感，所以六篇文，能在两年时间里写完，也算是老天爷的恩赐了。

这里的每一个故事，女主角都没有名字，叙述的时候是用第一人称的“我”来代替，而别人对文中女主角则有了各种各样的爱称，比如说“师父”“小徒弟”“喂”等。于是连载时也有读者戏称这是“女主没有名字”系列。我欣然接受了，并引以为本文最大的一大特色之一。

有很多读者称难以接受第一人称的文，但很奇怪，我一直对第一人称的文情有独钟。对我来说，第一人称在码字的时候更有代入感，推进剧情的时候视角感也很强，每一幕都像是有个摄像机在我脑海里拍摄一样，写的时候我并不是在写字，而是在观看自己编排的电影，还是超贵特效的那种……

其实最主要的，是用第一人称写文的时候，好像是用她们的视角，度过了那么独特的一段时光，这应该是我平淡无奇人生当中难得的一个体验。

每一个主角，每一个故事，对我来说都是一段新奇而又美妙的人生。

希望接下来即将翻阅此书的你，能与我有一样的感受，如果小可爱们都像我一样，为文中角色的故事而爱、恨、望、痛，那么这大概算是我穷极力量能为你们做到的一丁点小事吧，我的故事能消遣大家生活中的这么一小段时光，实在让我开心且感激不已。

希望大家阅读愉快。

谢谢。



目录

◇ 师父年少	183
◇ 师父有毒	135
◇ 师父来战	093
◇ 师父年迈	069
◇ 师父有病	027
◇ 师父心塞	001

师父心塞

楔子

我是一个女仙人。

江湖上说，我是千百年来，唯一一位修成了仙的女真人，他们把我传成了传说。在传说里，我能一招斩杀数千妖魔而毫发无损，我能以一己之力驯服残暴凶兽并化为坐骑，我能独守空灵山巅镇压天下邪气源头。

这些传说都是实打实的真事，我就是这么厉害，直到……

我收了三个徒弟。

一个比一个……

令人心塞。

在我活得已懒得数年纪的时候，我最后一个师弟驾鹤西去了。我给他送了灵，回头一望，空灵派山门前跪了九千阶的弟子。这里边，连师弟的徒弟都已去世了不少，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都该叫我太师祖奶奶了。

在那一天，我决定收一个徒弟来拯救我被称呼得苍老的心灵。

于是我收了我的大徒弟。

当初，为我收徒一事，小辈们前前后后地忙活，意图让我在三万弟子中选出根骨最佳的一个，以便将其培养成下一个成仙之人，光耀空灵派门楣。

但任何人包括我自己都没想到，我会在一个妖怪巢穴里掏到我的大徒弟。

适时他被大鸟妖捉进巢穴里正要吃掉，而我正好嘴馋去掏妖怪的蛋，蛋没摸着却摸着了小孩的腿。我将他拖了出来，一眼便看中了他远远甩出空灵三万弟子十条大街的灵根奇骨。

我那可叫一个欣喜若狂，一巴掌拍死了一旁叽叽喳喳乱叫的大鸟妖，将小孩抱到树下，连名字也没问，冲口就道：“你要做我的徒弟吗？”

他惊魂未定地看了一眼旁边蹬腿死了的鸟妖尸体，又看了一眼我：“什么是徒弟？”

我没收过徒弟，还真不知什么叫徒弟，不过这种时候骗到孩子是最重要的事，我眼珠子一转：“徒弟就是让我给吃给穿给捧在手心里疼的小宝贝。”

“给吃？”

“嗯，山珍海味。”

“给穿？”

“嗯，绫罗绸缎。”

“小宝贝？”

“嗯嗯，心肝小宝贝。”我伸手帮他抹干净了脸上的尘与土，他睁着眼睛看我，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珠子里尽是细碎的光。我是真的有点心疼了，这么半大的孩子，又瘦又黑，还差点被拖进鸟窝里吃掉，也没个人救救他，我牵住他的小手，蹲下身子看他，“你做我的徒弟，以后我断不让人和妖欺负你，我会护你一辈子。”

他看着我，答应了。

我亢奋激动地将他带回空灵，于空灵之巅上赠他仙剑虹霄，赐他弟子名——千古。我望他将来学有所成，能承我衣钵，流芳百世，名传千古。

我的大弟子的确不负我所望，让他的名字响彻了神州大地，但他却是用大逆不道、堕入魔道的方式遗臭万年。

其实现在想想，千古算是我收的三个徒弟里最靠谱的一个。他性格沉稳，行事果断，有经世之才而深谙韬光养晦之道，但他唯一的不好……

就是喜欢我。

这委实让人捶胸顿足，让我恨不能捅死自己以谢罪天下。

其实也怪我。

我接千古回来的那年，已有八百岁高龄，千古仅有八岁。我顶着一张二十岁的面孔活了八百年，自然是活得坦坦荡荡，但却没有顾及到千古曲折的成长心理。

千古资质极好，不过二十五岁便已修得不老之身，从此容貌再无变化。再后来他又学会了千变万化之术，但从来也没让自己变得年轻一点，依旧顶着那张看起来比我稍大一点的面孔成天在我身边晃悠。晃便晃吧，左右比我小七百九十多岁呢。

我因这心里太过坦荡，便也没有在意。我住在空灵之巅，素日无人前来打扰，门派里自然也没人在意。直到事发之后，我才觉得，这小子心思实在藏得深。

若不是那日我贪杯喝多了酒，躺在酒池边闭眼假寐，千古上来亲了我一口，在我耳边呢喃了许多遍缠绵的“师父”二字，我怕是今日也不知道千古的心思。

后来我才知道，那日的千古乃是被一思慕他许久的女弟子下了药，他急切地赶回欲净神祛毒，却见我脸颊嫣红地躺在酒池边，这才忍不住数十年来积攒的情意，上来啄了我一口。

彼时我醉酒假寐，意识却还是能观千面听八方的，他这一口将我酒劲尽数啄光了去。但好在他没有做更过火的事情，我顾及着我们师徒俩的面子，便没有当面戳破他，只是继续装睡。

最终千古还是用他引以为傲的自制力克制住了所有情绪和冲动，踉跄离去，我这才睁开眼睛，望着空灵山巅天外繁星兀自反省。

我其实是个很传统的师父，还没有开放到可以接受这种事。

按照门规，出了这样的情况，我该废了千古一身修为，并将他逐出师门以惩他大逆不道之罪的。

但千古是我唯一的弟子，也是我一手带大的小孩，呵护了这么多年，谁打

他一下我都是要冷着脸去训人的，这突然之间，我哪狠得下心去废他修为。

我思付了一晚上，觉得还是自己教育过程中出了差错。但现在差错已成，硬掰估计是掰不回来了，唯有采取软手段。

我先是闭关，命千古除非有性命攸关的大事，否则都不许来扰我。

我这么躲他，一躲就躲了五年。

出关之时，见到千古的第一面，我心中还是想念的，而他显然比我更想念，平日里正经严肃的脸上一直带着一抹让我感到不甚自在的微笑，眼神温顺得就像一只等待被抚摸的大狗，他说：“师父，这五年，我用心地打理着空灵之巔。”

是啊，打理得很好。

“师父，我每日皆有用功修行，一日也不敢懈怠。”

看得出来，他的修为又精进不少。

“师父……”他垂下头，唇边有隐隐的笑，“我一直期待您，能早日出关。”

我沉默。

他对我突如其来的闭关没有埋怨，对我五年的不理不睬没有感到委屈。他只是默默地做好了一切，等待着我再见他时夸他一两句，就像小时候他练好了法术渴望我发糖一样。

他要的不多，他知道他心里的那些感情是不可以的，所以他隐藏了那些情愫，只依稀透露出一些极小的期待，希望被我满足。

但他这些小期待若被我满足，难保他日不会有更多的期待和渴望。

我忍住了，没有夸他。

于是千古也沉默了。我看得出，对于我的冷淡，他有些受伤，但下一瞬他又恢复了惯常的自己。

只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偶尔我会看见他的目光悄悄地在我身上停留。

五年的避而不见，好像并没有改变什么。

他比我想象中执着。

于是我换了个法子，收了我人生中第二个徒弟。他与千古一样，根骨奇佳，天生的修仙小能手。但彼时二徒弟已经十八岁了，全然错过了打根基的人生好时期，我不顾千古反对，挥手给了二徒弟一百年的修为，以弥补他幼时的修行

不足。

我像当年收千古一样，在空灵山巅受万千弟子叩拜，赠他仙剑，赐他弟子名——“千止”。我不想弟子流芳百世了，只望他为人处世能知分寸明事理，知礼知节，知行知止。

在千止的拜师礼上，我一眼也没有看千古。

但我知道，他在我身后，形容有多沉默。

千止与千古全然不同，他性格张扬，喜动不喜静。千止入门之后，千古相较之前更为沉默，两人相处往往只有千止不停地唠叨。

“师兄你的脸是被施了法术动不了吗？入门十几年也没看你笑过。”

“师兄，每次下山被人叫师叔祖，请问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啊？会不会觉得挺嘚瑟？你说我要是嘚瑟了会被人打吗？”

“师兄，我要因为嘴贱被打了，你和师父会不会帮我啊？”

我在屋内听得笑了。然后外面就开始传来千止哎哎痛叫：“师兄！师兄！我不嘴贱！别打……哎哟！”

千古自千止入门之后便喜欢揍他，练功练得不好要揍，说话说得讨厌要揍，做事做得慢了也要揍。虽然千古每次揍人总能找到理由，但我总觉得他是挟私报复，有时候收拾千止的剑气几乎都打得我房门晃动，想来是没吝惜着力气。

我心里琢磨着千古入门后大约是我揍他揍少了，所以才让他行差踏错，现在千止挨挨揍，说不定也挺好的。

我本以为，招这么一个活泼好动的弟子回来调节气氛，我这一脉定能回到正常的师父教弟子学的积极修行模式上。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千止竟会比他师兄更让人不省心……

千止修行之时心急求快，最爱练成法术后跑到空灵山下给各小辈表演。我只道是千止只是有点爱臭显摆，他生性不坏，偶尔的虚荣还能促进他修行法术的积极性，所以也没有刻意制止他。

但哪知道他竟敢凭着自己入门二十多年的功力去挑衅空灵山下缚妖池里关押的邪魅恶灵。

缚妖池乃是一汪黑水深潭，里面关的是空灵小辈们平时外出时捉回来的难

以驯服的妖邪。那些妖邪本就被关出了一肚子火气，千止自己送上门，那自然是不出意外地被妖邪们拖进了池子里……

他做出这事，虽有小辈起哄在侧的原因，但真正促使他去的，乃是他生性的自负与狂傲。他拜入我门下，我却未令他收敛心性，反而放纵了他的气焰，说来也是我的错。

去救他自然是我这个师父责无旁贷的事。

可也就是这事，把先前好不容易摆正心思修道的他的大师兄彻底推向了不归路……

我先前收千止入门之时，给了他一百年修为，虽也不是很多，但我却要修行几十年方能完全恢复元气。

现在离我元气恢复还有十来年的时间。我入了缚妖池，于混沌之中将快要被妖邪拆胳膊拆腿吃掉的千止救了出来，一出池子，我就陷入了昏迷。

阴邪之气入体，扰我元神，我暗自估摸，没有百八十年是醒不过来了。

但这百八十年只是我自己的估计，我现在只能躺着，听得到声音却看不到周围动静，什么也都做不了，只能听小辈们一个愁似一个地叹：“仙尊怕是醒不过来了。”

你们也太瞧不起我了……

千止出事那日之前，我便派了千古外出办事，所以，直到我昏迷一月有余，他才回了空灵，见到了后辈们口中“再也醒不过来”的我。

我尚记得那日屋外鸟鸣悦耳，风扶柳动之声令人心情极为祥和。

但自打院门被千古推开的那一刻，我就开始觉得无比心塞。

他一进来，膝盖跪在地上的声音听得我都替他疼。

“师父。”他唤了一声便再无动静，隔了好久，终于来到我的床边，又隔了好久，我感觉到他的指尖在我脸颊上游走，不是轻薄，也不像迷恋，更像是信徒在虔诚地触碰他所信仰的神灵。

摸个脸能摸到这种程度，我这个徒弟也算是暗恋界的奇葩了。

我在心里狠狠一叹。

“师父。”他在我耳边呢喃，一如我醉酒那日，不过他此时神志清明，言语中是我想象不到的坚定执着：“我会让你醒过来的。”

我自己便能醒过来，你甭操这个心……

我说不的话，听着他的脚步声渐远，然后在屋外与千止发生了争执：“师兄你不能去！”

“让开。”

“你不能去找月老红！江湖上谁人不知她那里的规矩！你若去找她，那你怎么办？”

听到月老红这个名字，我心里也是惊得不行。千止口中的这个月老红是个女妖怪，她修为不弱，千百年来炼制了不少灵丹妙药，号称无人不可救。但她的药只送给为自己至爱来求药的人，然而天下有至爱的人不少，却鲜少有人去她那里求药，因为，她还有一个要求。

一命换一命。

要求药之人给她当试药品，是个极为邪气的妖怪。

千止苦声劝道：“师兄你若是去了，岂不是将掩藏这般久的心思公诸天下了吗！彼时你让师父如何在空灵派中自处！而且那月老红……可是要人性命的，你……”

千古沉默了很久：“千止，师父今后就只有你这个弟子了，你切记收敛心性，别再让她操心失望。”

“师兄！师兄！”

屋外归于平静。

我觉得现在的自己便已足够操心失望的了。抛开那所有的繁杂事端，就本质来看……

你们……都不相信我能自己醒过来吗……

许是过了些日子，千古终究还是求来了药，然而却是他自己御剑回来，于床边助我服下了药。

我睁开眼，望着眸中微润的他，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好叹息问道：“千止呢？”

千古一顿：“徒儿这就去把千止换回来。”

换回来？我一皱眉：“他和你一同去找月老红的？月老红将他留下了？”我言辞清晰问出的这句话，换来千古露出了难得惊骇的神色。

“师父如何知晓……”

我掀被子离开：“我且去救他回来再与你细说。”

千古想拉我：“师父初醒不宜……”

“为师再是不济，凭着年纪也能压她一头。”我回头望千古，对他冷了脸色，“为师身体如何，自有分寸，何需他人断论，胡乱插手。”

千古一僵，白了脸色。

“不许跟来。”我拂长袖，御剑而去。

我知道千古待我极好，不然也求不来这药，但他这份好却是我承受不起的。经此一事，我明白将千古留在身边望他潜心修道那根本就是我的幻想，待救了千止，便是时候做个抉择了。

可千止……到底不是个省油的灯。

我寻到月老红居住的山谷之时，千止正从背后抱着月老红，亲昵地与她一起辨识药草。

我当即便愣在门口。

这一幕与我想象中的那千止炖汤熬药的场景着实相去甚远。千止见了我，一怔，立即泪流满面地扑到我脚跟前，号啕大哭：“师父！是当日徒儿不孝，累您受伤！要打要骂，徒儿都甘愿受着！”

我还没做出反应，那月老红便从千止身后抱住了他，轻声说：“你哭作甚，她这不都醒了么，你可别伤心了，我心都痛了。”

我像是被天雷劈了一样呆杵在当场：“什……么情况？”

月老红抬眸看了我一眼：“你那大徒弟来求药，他倒是真爱你，我打算照以往规矩要他命再送你药，但千止来了，我与千止一见钟情，便不要你那大徒弟的命了，你把千止留我这里便好。”

我被她这一番话说得差点没接上气来。

我看看她又看看千止：“她说的当真？”我唯恐千止是为了救千古而委屈自己，哪想千止却羞红了脸点头。

我……一口血闷上心头。

我那根骨奇佳的大徒弟大逆不道地喜欢上了为师我，我这天资聪颖的二徒弟大逆不道地喜欢上了邪魅妖怪。我真是不知该说我选人的眼光不好，还是我教育人的方法不对。

但无论怎么不好，我都断不能让千止留在这里的。

妖邪心绪极难稳定，上一刻还你情我愿情深意浓，下一刻说不准就能拿牙齿咬断人的喉咙。而且月老红拿人炼药杀孽过重，身上戾气极厚，对心性本就不稳的千止影响太大，长时间在一起，恐堕入魔道。

为了千止好，我得把他带回空灵。

“我不能把千止留下。”

月老红闻言，抬头看我，方才尚且温和的面容，霎时变得狰狞：“那就把你的尸首留下！”她化指为爪，向我杀来。千止甚至还没反应过来。

妖邪便是如此，我心里早有准备，举剑一挡，剑气震荡，推开她一丈远，我将千止衣襟一提，转身便走。

月老红到底赶不上我御剑的速度，被我远远丢下。

回到空灵，千止拽着我的衣摆十分委屈又愤慨：“师父为何如此！”

我大怒：“反了你！与妖邪私订终身竟还敢质问为师！给我去灵虚洞闭门思过！三个月内不许出来！”

千止咬牙，最后还是听了我的话，去了灵虚洞。

我这方事宜刚处置完毕，便有个山下的女弟子脚步蹒跚地往我这里跑：“仙尊！仙尊！”她一边哭一边喊：“你快去救救千古师祖啊！他快被师叔祖们打死了！”

我仰头望天，一个两个，都不消停。

千古被抓了去，是因为我御剑离开空灵，留下的浩渺仙气让三万弟子都知道我已经醒了。

而我怎么醒的，那些小辈动动脑子大概也猜出了个一二三。我先前知道我走后恐有人回来询问千古，但我没想到，这些小辈捉住了千古。而千古竟然也心甘情愿地被他们捉了去，要挨那九九八十一记噬魂鞭刑。

九九八十一记噬魂鞭打下来，连我都有点把持不住，更遑论千古。

我急切地赶到了责罚殿，殿前站了数不清的弟子，整个大殿鸦雀无声，唯有高台之上，噬魂鞭抽打在千古背上的声音，声声震耳。

“住手。”我踏过弟子们在中间留出来的白玉石长道。

我鲜少插手空灵派的事务，许多小辈甚至没看过我的脸，此时虽然按规矩他们要低着头，但一个两个还是睁着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其中不乏白发飘飘的耄耋老头。

执鞭的白胡子老头立时停了手，他是我小师弟的最小一个徒弟，也算是这里的长老了。

我站上高台，拿过老头手里的噬魂鞭。

旁边老者立即颤巍巍道：“仙尊啊，千古师兄毕竟是违反了空灵门规，这九九八十一记鞭不可少啊！否则门规何立……”

旁边有人附议，被吊在空中的千古也转过头来看我，他脸色死白，眼神里却有着几分我看不懂的绝望。

“我空灵派自千年前起便门规森严，我断不会偏袒于谁。”我手中长鞭一振，电光火石间，便有三鞭落在千古背上。他的后背登时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一直强忍着不吭声的千古终是痛呼出声。

下面有小辈惊呼，有的甚至扭过头捂住眼。

“只是我的弟子，给你们谁打都不太对，让我亲自处置他才最是合适。”

没人再说话。

“这三鞭是为师赐你的。打你大逆不道之罪。你且说，你挨这打，挨得甘不甘愿？”

千古气若游丝，但还是点头。

到底是自己养大的孩子，是我承诺过要将他当心肝宝贝一样疼的徒弟，见他如此，我登时心头一软，再也握不住长鞭，猛地将噬魂鞭往地上一掷：“你自幼拜入我门下，而今生了妄念，为师无法再教你修行，今日这三鞭之后，你便不再是我空灵门人，也不再是我的徒弟，望你之后，好自为之。”

这个结果在所有人的意料之中。

但唯独千古好像无法接受，他挣扎着回头看我：“师父，徒儿愿受九九八十一记噬魂鞭，但求师父别将我逐走！”

这傻孩子，明眼人都知道，八十一道鞭子准能将他打死了，我将他逐走，分明是想救他一命，他不安安静静地离开，反而要求我将他留下来，真是……

不长脑子。

我一挥手，绑住千古双手的铁链断裂，他摔在地上，却挣扎着要向我爬来：“求师父……别将徒儿逐……逐走……”我深吸一口气，转头不看他：“将他抬出山门。从今往后，休让他踏入我空灵一步。”

千古被弟子强硬地绑了，他拼命挣扎，声嘶力竭地唤我“师父”，黏稠的血染红了整条白玉长道。

殿中安静至极，我咳了一声，一醒来便处理了如此多事，让我太阳穴突突地疼：“散了吧，各自练功去。”

回了空灵山巅。

我坐在空荡荡的大殿里。脑袋疼得委实厉害，但我却怎么也不想往床上躺，我一抬眼往窗外一望，好似能看见小时候的千古在外面练剑，招式稚嫩，但却隐隐带着仙气。

我摇了摇头，收回目光看着桌子上的砚台，却又好似看见十几岁的千古坐在我对面，拿笔抄书，然后抬头望着我笑：“师父，你睡得比我抄完两百卷经的时间还久。”烛光斑驳，他的面容清晰又模糊。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屋子里面坐着了，于是又出了门去。看见酒池，又想起

那日我在酒池边假寐，唇畔上那似有似无的温热触感，还有他在我耳边沙哑地呢喃，一遍遍唤着“师父师父”，就好像是偷吃了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满足又歉疚。

我捂住脸，深深一叹。

终是施了个遁地术，悄悄出了空灵山，追到千古被放逐的地方。

他被扔在一堆乱石堆上，河流冲刷着他的身子，将鲜血蜿蜒带走老远。

我将他拖了起来，安置在一个就近的山洞里。

夜晚的时候千古发了高烧，嘴里一直迷迷糊糊地念念有词，被噬魂鞭打了之后，元神难免大伤，我手边没药，只能以仙气强行压制住他身体内翻腾的血气。

整整三个昼夜，他脑袋枕在我的膝盖上，汗水将我的衣裳都浸湿了。

直到第四日清晨，他的气息才慢慢平稳下来，我收了仙气，拿石头给他枕着脑袋，揉了揉已经麻木得没有知觉的双腿，走出了石洞。

离开之前，我还是忍不住回头一望，千古躺在地上，似乎虚弱地睁了睁眼，然后又闭上，晕了过去。

那时我天真地以为，千古就此走出了我的生命，再也不会出现了。

三个月后，千止出了灵虚洞，没看见千古，打听后知道了我鞭笞千古并将他逐出师门一事。千止素日里虽然挨千古的打挨得多，但相比于我这个给了他百年修为却不咋见人影的师父来说，千古倒更像是他师父。

千止脾气火爆，登时便没有忍住大声指责我：“师兄拼却性命为师父求药，即便知道此后会为人所不齿也要救师父，师父醒了却是如此对待师兄的吗？”

我喝着茶不说话。

千止咬牙切齿地看了我一会儿：“我满心以为，师父明白师兄心意之后，即便斥责他行为失矩，但也不会妄加责罚，倒是千止看错师父了。”言罢，他转身要走。

“去哪儿？”我放下茶杯。

“修仙之人如此无情无义，我不想修仙了，我要去找小红，和她肆意江湖，快意恩仇！”

“回来。”